

物連類者在茲編何以稱焉計
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
有待云

萬曆丙午玄月穀旦海虞陳禹
謨書於金閭舟中

駢志卷之一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上

舜得玉曆于河際之巖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
體道不倦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
水之理

舜耕歷山鳥為之耘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
鳥爲之耘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
起墾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
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
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
薦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
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
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綿云禹治
水旱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
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
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
刑無赦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爲之耕禹
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
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黃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
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
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
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

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以戊子戰于郕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

夜徑澤中斬蛇

伐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裡聞有砢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車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宮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宮

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且康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 虞喜志

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

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網而止

呂覽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也

酉陽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宮見魚唯焉問其故漁者

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網而止

周文韞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代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爲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

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孝公前席衛鞅

漢文帝前席賈誼

史記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魏書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年奔魏高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韻音雅暢辨而有禮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後爲豫州刺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不冠不見

法服以見

漢書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汲黯不冠不見也

志林云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

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嘉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魏志明帝著裙被縹綾半裒袖楊阜問帝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漢哀帝識鄭尚書履聲

宋武帝知鄭尚書白來

漢書鄭崇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南史鄭鮮之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貢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桓榮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乘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命胥臣以先茅

賞士伯以瓜衍

左傳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後與之冀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齊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釁以犧猊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

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
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
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
謂知行賞矣

又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
將來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
衰言所以勝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請賞子
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
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
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
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碑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
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
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
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
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

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土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卒用內史廖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

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解裘覆柔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

柔而去自是辟焉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值雷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 吳書曰基遭多

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弟祥居常夜臥早

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

雜賓 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

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莫與

爲此

齊高祖爲崔暹授轡

齊世宗爲崔暹回馬

北齊書高祖賜崔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

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

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

退世宗曰下官薄有疏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

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

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

避之

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蘇頌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

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舊唐書蘇頌爲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有政事食自頌始也頌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

馬志 卷一
官缺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嘆息

金錢愧心

賜絹愧心

漢書文帝贊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惜其功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邾文公不惜遺已以愛民

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活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又呂覽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

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
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
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
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
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呂覽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
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
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
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
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
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
三賞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
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
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之
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誅王卽收文書得吏人與卽交關謗毀

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

自安

魏志公收表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

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咸寧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

湘州進
詔焚之

不許金塗釘

命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表東西堂施局脚座金塗

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

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

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卽令毀之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

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

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投籤

警枕

陳書宣帝日昃劬勞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乃敕

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歌由是得俗名曰警枕

不忌反支日

不遷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潛夫論云明帝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勅公車受章不避反支又宋武帝將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不許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

克之

又舊唐書李愬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

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歸

而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又高士廉薨太宗命駕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姪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藥

臨喪經方明忌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于馬前帝乃還宮

新羅獻女樂二人遣還之

高麗獻美女二人並還之

舊唐書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烏猶如此況人情乎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家又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聞其離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不與鮑魚

不進邪蒿

賈太傅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北史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練纊唐書乾封初太子弘稀見宮臣典膳邢文偉輒申減膳太子荅曰尋觀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

此人甚正直遂拜焉

漢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

梁武帝爲太子立慧義殿

漢書孝武皇帝年二十九乃得戾太子甚喜爲立謀使東方朔枚臯爲謀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南史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詔王褒誦讀音文虞侍太子

命王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誦讀音文及所自造作

北史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皇太子贈疏廣黃金五十斤

皇太子賜陸單黃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後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薦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薦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梁書陸贄爲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

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

五十斤

齊神武留紹宗與世子

唐太宗留李勣與太子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

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宣爲汝駕御也少堪敵侯景者

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

以經畧

舊唐書李勣除太子詹事太宗寢疾謂尚宗曰汝與李

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卽荷汝

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卽位其月召拜

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叅掌機

密是歲册拜尚書左僕射

評曰商書云敷求哲人俾輔

人也惟恐當吾世失之耳豈故不貴之又故責出之也

若圖報必須感恩則彼受顧命大臣獨不思效之幼主

哉惑矣夫世主之以術馭臣者也紹宗無論乃李

勣所爲報高宗者竟何如益信文皇之術陋矣

廷理斬太子之輅

廷理擊太子之馬

韓非子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輅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馬蹄
踐雷廷理斬其輅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

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
尚校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于是太子
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

又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茆門天雨庭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
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受而
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庭中多潦驅車至茆
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受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
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直居守法

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又漢
書張釋之傳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天子子過誤殺人

漢書車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
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

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

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急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

晉惠感閭讚之言作思子臺

漢書武帝旣知戾太子惶恐無它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蘇文于橫

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事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帟蓋飛裂惠帝感閭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殷基通語載朱據擁護太子其言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搖山玉彩

搖山往則

并志

卷一

九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表上之 又許敬宗傳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壁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摠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唐書裴光庭爲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明皇詔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

規諷意

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大號曰太子長琴顯項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

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

劉章取喻于立苗

雍王示諷于種瓜

漢書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劉章入侍高后宴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乃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概種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概音冀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

舊唐書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爲行第長曰孝敬皇帝監國仁明爲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懷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太子賢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猶可四摘抱蔓歸后
默然太子竟亦流竄于黔州

賈詡屬思

吳質耳白

崔琰露板

魏志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
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
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
以函令密訪于外唯崔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
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說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
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
咸歔歔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毒胙而獻

毒饋以進

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于新城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書庾惲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

華陽國志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

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劔使自殺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

豎牛讒而殺壬
妾余讒而殺甲

韓非子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于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用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于君乎叔孫曰孺子

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于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叅之

患也

又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有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

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

爲善最樂

爲善最多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南史齊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慤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

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爲善最多也

漢河間王服儒術

齊河間王愛文學

漢書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字正德謙慎寬厚兼愛文學

魏任城王破叛胡桑乾

唐任城王敗突厥城下

魏志曹彰與叛胡搏戰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黃初三年立爲任城王

舊唐書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李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

此我家任城

此我之任城

南齊書世祖嘗幸鍾山長沙威王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于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吾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諡曰威

梁書廬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

共叔之死毋實爲之

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器械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吳

漢書高祖爲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顗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顗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

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肅王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顏氏家訓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

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也

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濞愠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係青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秦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馬志 卷一
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
亦益解

又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
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
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
中詞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

朝

燕刺王自歌

廣陵王自歌

漢書燕刺王旦事覺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
渠骨籍籍兮亡居及得璽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
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以綬自殺

又廣陵厲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胥旣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
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
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
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

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悵爲樂亟蒿里
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
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
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絞死

文帝母薄太后貴徵

成帝母王太后貴相

漢書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于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
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
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

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
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
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
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
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
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
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
歲中生文帝

論衡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
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
釋君善者遇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

爲太子釋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
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
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 又丞
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
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
夫人入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
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
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次公名
何準生女之夕群鳥夜啼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晉志海鹽南二里有鳥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鳥

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及穆帝立準女爲后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手中指有黑毫
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一夜齒盡生

無何疣盡失

晉書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
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南史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瘰之不滅又體
多疣子及帝贈以金環納之無何盡失所在

駢志卷之一

馬志

卷一

三